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八

列傳五十六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駱奉先從新書增

魚朝恩

劉希暹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瓘

馬存亮

從新書增嚴遵美

劉克明

從新書增

王守澄

仇士良

從新書增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劉季述王奉先

韓全誨

從新書增張彥宏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

監六人

新書
十八人

內給事八人

新書
十八人

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

人寺伯二人

新書
六人

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

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

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

內府局
主中藏

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

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

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

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

紫者尚寡元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榮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

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
鳴爲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
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
賄成萬幾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元和之季詩
被乘輿長慶纘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
之寃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
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
百一十八人內則參乘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
宗之恥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
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寶之徒

轉蹙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煽昭宗之季所
不忍聞臣遍覽前書考之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
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閹寺况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卽如
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
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聚蹶橘之徒飾姬姜
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爲賞薄
遍封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
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
閔之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
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展何止四

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
錄楊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爲鑒誠云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爲內官楊氏所養以闔從
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
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爲
爪士累遷右新書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元

成新書名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金國通謀陷安南

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

十餘萬與安南大都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

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

誅其黨與積屍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單行璋

作亂思勗復受詔

爲黔中
招討使

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

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

給祿俸
防閭

後從東封

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

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

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爲京觀十六年隴

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

本紀名
仁智

等聚徒作亂陷四

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

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

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

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
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決所得俘囚
多生剝其面或髡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懼憚
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
珪厚賂元宗怒命思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及探取
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

時年八十餘

楚容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

馮盎曾孫也

少闖與同類金剛二人

聖厯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官則天嘉其黠惠
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

福收爲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

歲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

性謹密能傳詔敕授宮闈丞景龍中元宗在藩力士傾

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

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

卽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

昭尹鳳祥新書等貴寵與朝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

隱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

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

新書
光輝

郭全邊令

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爲委任之
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
官一至軍則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烏獸請一處則不
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
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
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元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
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采以冀
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
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

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爲二兄

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爲爺

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力士於

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

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字文融以下

用權相噬以素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

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

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

新書龍州

求其本母麥氏送

長安

力士幼與母相失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

持號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

士結爲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衰絰受賓弔

答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
初瀛州呂元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擢
元晤爲少卿刺史子弟皆爲王傅呂夫人卒葬城東葬
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
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勃
海郡公始李林甫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
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
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
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
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
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
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
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
宅不復事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產殷厚非王侯能擬

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
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礮並轉五輪日破
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
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其
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士巧密人悅之思
藝驕倨人士疎懼之十四載置內侍省內侍監兩員秩
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元宗幸蜀思藝走投祿山
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帝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
孝平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
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
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

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

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

力士逃方逃

瘞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

色死不恨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

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

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

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

十九年

代宗以其耆

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

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

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

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冀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
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
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
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
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
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
明年祿山反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廐馬家小兒少爲閹貌陋粗知書
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廐中簿籍天寶中
閑廐使王鉷嘉其蓄牧之能薦入東宮祿山之亂元宗
幸蜀輔國侍天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
子請分元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
武勸太子卽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卽位擢爲太子家令

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
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如輩血常爲僧
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爲善從幸鳳翔授太
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
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
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郕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宰臣百司不
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聽子
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卽加推訊府縣按鞫三
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敕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

施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

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

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救不由中書出者峴必

審覆輔國不悅肅宗又爲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

爲妻擢弟挹時並引入臺省擢爲梁州長史輔國判元

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上皇自蜀還京居

興慶宮肅宗自夾城中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元禮高

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眞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

往來宮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年上皇嘗

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南俯大道因徘徊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劔南奏

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

又召郭英又王儉等

飲資于頗厚

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爲上皇左右所禮慮

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

內有異謀

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道市交通外人元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大軍功臣反側

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與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

用輔國謀不矯詔移上皇居西內送持盈於玉真觀高

力士等皆坐流竄

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

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

日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

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鞞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

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厓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徵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我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二年八月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

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

求爲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

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

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

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

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

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

固請不已仍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

斥逐

張皇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亮王嗣之

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何變是夜捕代宗

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

即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

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

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五月加司

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

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廐已下

使名並分授諸貴

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

大將軍藥子昂代
判元帥行軍司馬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

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

閻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曰

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

之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
烜起居舍人與輔國聯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

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

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
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自

國徒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

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淵中殊右臂

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

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程元振

京兆三原人

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

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已引越王
係入宮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

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卽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

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

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因辭

尋代輔國

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

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

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空母郟氏趙國夫人是時元

振之權甚於輔國中呼爲十郎

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

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

元振常請

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瑱入朝

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莪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

振欲報私憾

因仲昇

誣瑱之罪竟坐誅宰臣裴冕爲肅宗

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

持韓穎等罪

貶冕

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旣被誣陷天下方

鎮皆解體

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

元振猶以

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

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至便橋代宗蒼黃出幸陝

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

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

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

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

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
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
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
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
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
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
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
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
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
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
募上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收妨
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
請赤臣族以謝疏聞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
在三原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衰麻新書衣於車中
入京城舍司農卿陳景以規仕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

註家圖不軌

景

酒爲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兇復質本庸愚叢爾之身合當萬死頃以寬其嚴典念以微勞屈法伸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旣忘含煦之仁別貯覬覦之望敢爲嘯聚仍欲動搖不令之臣共爲睥睨妄談休咎乃懷怨望東兵裹甲變服潛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綱遞送路次州縣差人防禦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

凡百寮庶宜體朕懷

元振行至江陵死景詮貶新興尉時又有駱奉先者亦原人歷石

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幸廣德初監僕固懷恩

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潛遂叛事平

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

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

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厯未卒

魚朝恩

瀘州瀘川人

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初爲品官給

事黃門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

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官檢責使以

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

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

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

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屢行間

謀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

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

禁軍鎮陝以殿東夏

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軍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

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

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廣德元年西蕃入犯

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

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深加寵異改爲天下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勳

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

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

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臣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玉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

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既數毀子儀不朝恩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朝恩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爲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祿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等使鄭國公赴國子監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

坊賜樂大臣羣官

子弟

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

學生列於監之廊下特詔給錢萬貫充食本

取子錢

以供

學生厨料

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

朝

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爲度幸臣未有其

比大厯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爲寺以資章敬太

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爲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

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

行解將相沒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

判國子監事

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

加韓國公

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

章

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外

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戶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朝恩

不悅乃罷會

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

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

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

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

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

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百寮皆會朝恩講

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

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

不可測也載心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橫亦惡之

廷朝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

自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
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
服大稱滋不悅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左散騎常侍崔昭

爲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恡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

觀察使皇甫溫

射生將周皓

相結溫與昭協自是朝恩動靜

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

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

濟

朝恩未之察日以驕橫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

溫權位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

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戶朝

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爲意

朝恩入殿嘗從武士

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溫

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鄆蓋屋及鳳翔
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與與
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
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
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

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

而卒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官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

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奉詔

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

希暹亦下獄賜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

爲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
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爲不法
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
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或
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
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
大獄家產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
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
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
暹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爲兇惡毒甚豺狼朝恩
希暹旣死元載復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令江西効力明觀
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塼石候之載令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
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
笞殺之識者滅魏之名多路之正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
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
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
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
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

者惟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宦

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

典元初詔監神

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兩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

德宗還京頗忌宿

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

廢天威軍入左

右神策

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

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

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爲右神策中護軍

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

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

出其門

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賂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無所憚

詔殺之於軍其怪赫如此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

馬十匹令於諸寺爲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

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

又贈開府儀同三司仙鳴死後以開府內常侍第五守亮爲右軍

中尉文場累擢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於軍吏爲具酒食遠欲悅懼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

流遠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

義爲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昌寵

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帝晚節聞

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

得釋是特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

志廉宏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順宗卽位王

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爲內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

俱文珍貞元未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

缺 蹈義 平涼之盟在渾城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未宦人

領兵附順 順宗卽位風病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者益衆

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

奪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惟貞亮建議

與之爭知其朋徒熾慮墮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

珍尚衍解玉呂如全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

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

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丈

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

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闖所破囚之崇文至闖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累遷

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

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

都獄至闕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

字仁貞
閩人也

幼以小黃門直東宮

為掖廷
局博士

性敏慧

有才幹憲宗卽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

授左軍中尉功德使

封薊
國公

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為

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

內侍省常侍宋惟澄為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

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朝

新書
朝江

等分為河北行營糧料

館驛等使諫官御史

李廓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
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

易

等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

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為充鎮州已東

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

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璀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以求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許事連承璀乃出爲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論希先承璀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

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欲進之殺上

疏論其纖邪貶涉硤州司倉上待承瓘之意未已而宰

相李絳在翰林時數論承瓘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

瓘還乃罷絳相位承瓘還爲內弓復爲神策中尉惠昭

太子薨承瓘建議請立灋王寬爲太子憲宗不納立遂

王宥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瘞之穆宗卽位銜承瓘不

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瓘之冤詔雪之仍

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

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

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慕戶宣猷

率用羣宦力從

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
餘萬存亮料東九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
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善元明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
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
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
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
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
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
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遊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
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元明偶食
且曰如占元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
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
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
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元明皆死
始賊入中人倉卒由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
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
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關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

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他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二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

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揚復恭奪宰相權之
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
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寃昭愍之世兩軍寵
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
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
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
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
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

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於帝嘗鬪角觥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訐遂振李少端魚志宏侍從不及皆削秩帝夜獵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

柄於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
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
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
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
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疋給婢二人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弑逆

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自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秘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院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秘大通薦於天子天子感其說秘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責左右躡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

與內常侍陳宏志
弑帝於中和殿

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祕之不敢

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其奕醫卜九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爲李愬煮黃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文宗卽位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姦弊

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沈厚有方畧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說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周易旣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翊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

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

其惡大和九年

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

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

帝令內養李好古齎賜守澄祕而

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滑爲徐州監軍
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參養訓注反懼其禍人皆快其
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旣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
用注爲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
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
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

臣當仗解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
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
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黃而還奏曰南衙有
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
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
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閣門
內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
上閣門逢人卽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等四宰相及
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
宏志至宣宗卽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闈寺之勢仍握軍

權之重焉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璠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宏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

令自承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
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
驍衛大將軍宏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
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
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
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
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
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卽以訓
所遺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

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於朝又言臣與訓誅
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
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
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百司安有縱俘劫橫尸
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
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
卽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
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
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

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自是鬱鬱不樂
兩軍越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
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置學士謂誰曰周墀也
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
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
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
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
劉宏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
與宏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

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宏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珽嗣復罷去宏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上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

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
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
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滅
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
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
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
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宏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
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

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
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
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
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
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
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
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
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盾故盾惡中官
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

案崔慎由傳慎由大
和初進士擢第大中

初始入朝拜左拾遺不應開成時
卽爲翰林學士也此條疑屬附會

田令孜

字仲則蜀人也

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爲宦

者頗知書有謀畧

咸通時爲小馬坊使

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

僖宗卽位累遷

左神策中尉

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

左監門衛

大將軍

帝冲駮喜鬪驚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驚一驚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

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

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俊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

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樞坊茶園有求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

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

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

佞鄙吝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乾

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爲觀軍容制置左右

神策護駕十軍等使

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

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

京師不守從僖宗幸

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

蜀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

蜀

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

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卽以羽林白

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

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

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

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阨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

時時攘袂北望惘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

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方并力賊不

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

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

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軍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

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

令孜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

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醢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

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

遂走高駢所帝問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
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
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
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
今百官之在者率昌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
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
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
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
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
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
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
墓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
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
能收吾骸乎隸許諾

變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
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且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
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慈者富

家子頗沈鷲賊在長安知悉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間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宏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勣奔龍州晏宏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時令孜威權振天下時關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

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

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

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數令孜令孜率禁軍討

之率州寧木玖鳳翔李昌符合郾重榮引太原軍爲援

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戰於沙苑禁軍大敗攻

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還與京師復亂僖宗出

上書請誅令孜攻帝和之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畧所過皆盡

幸寶雞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

兆王敬葺復祖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

惟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

水遂次又移幸山南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逼與重

陳倉請帝幸與元帝不從令孜出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

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攻勸興元節度使石君

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邁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方

難使攻進迎乘輿攻引兵追行在敗與鳳楊晟軍

鎮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

梁州求爲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卽令孜之弟

也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

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抗追兵攻長驅躡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

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攻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

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遊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專國孺禍或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

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京師始帝入蜀乃奉嗣襄王煜卽僞位攻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

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

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閔拱宸奉鑿軍自衛晝夜馳

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詹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

昭宗卽位三川大亂

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畧定閬中蜀黎雅等

州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

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爲援

連衡抗朝廷且曰吾子也吾當之

建素以

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

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

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子及門而拒鄰蕃聞之孰

肯相容爲子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

討陳敬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卽命昭度爲招討入蜀加

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絕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

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與建通和

令孜登城謝建曰老

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
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
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碧雞坊建竟自爲蜀帥令孜以義父之

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既而陳敬瑄遇醜令孜亦爲建所

殺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

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貞也

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

死臨刑裂帛爲縋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

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

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光閩人也內常侍楊元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

內侍省慷慨負節義有籌畧爲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

符中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賊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爲

排障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喻胡首巢卽令其將尙君

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

剽朝廷誅尙君長怨怒愈深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

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爲招

討代宋威

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秦寧將段彥

暮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

之不爲禮彥暮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

彥暮引標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

罪薦彥暮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

復光光監忠武軍屯於鄧州以遏賊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

荆南節度使彥暮給行邊詣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偽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

全卽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
所感者恩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
貴豈捨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
乎聲淚俱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
奉而心圖之故召公瀝酒爲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
亮殺賊使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
之師三千入蔡州說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
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
之併其軍分爲八都鹿晏宏晉暉

張造

李師泰王建韓

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來逆

戰復光敗之進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九月溫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鴈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

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

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

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

使封宏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

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

二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

復光雖黃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

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

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

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

以守爲名者數十人皆爲牧守將帥

楊復恭

字子恪本林氏子

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

義太中朝爲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元翼元价元寔元

翼咸通中掌樞密元寔乾符中爲右軍中尉元价河陽

監軍

宣宗時元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阜阜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

權寵震時

復恭卽元翼子也以父幼爲宦者入內侍省知書

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入爲宣徽使咸通十年元翼卒起復爲樞密使時黃巢犯闕左軍中尉田令孜爲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再幸山南復用復恭爲樞密使尋代令孜爲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

左神策中尉六

軍十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貞啟聖定國功臣實戶八百賜號忠僖宗晏駕

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賜鐵券專典

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帝嘗曰朕不德爾接立我矣當

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

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

對曰問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

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上三千

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日大行從宮政事多訪於宰臣故

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

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卽舉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覺生焉國舅王瓌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壞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專地不可制帝乃止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問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

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栢江覆舟而沒

道興元而見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

利州刺史覆壞舟於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

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

道復恭

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

復恭

假子天威軍使守立

本胡宏權字疑立也

勇冠於六軍人皆

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爲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

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

使掌六軍管綸

恩寵特

異勢俾樞要乃與復恭爭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

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告

姓楊非反那復恭曰欲收士心軸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

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賁貯皆盡緝備免復恭子守貞

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誦

政薄朝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罷復恭兵出爲鳳翔

仕詔可遷賜杖履使者還遣腹心復恭既失勢欲退止

上將軍殺使者於道商山別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

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

謀亂詔李順節與神策軍率禁軍攻之治殺使昭宗御

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至昌化里順節屢敗際晚守信

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

後綰戰敗被擒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

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

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

議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復恭至
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頰嗟憤重遂亦奏誅之

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

節爲名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
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

討罪軍饑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
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

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宜
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

宰相書慢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
悖不臣

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尙書徐彥若爲
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

不得已授以節度使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
自是茂貞始疆大

商山至乾元縣爲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卽斬復恭守
信檻車送守

亮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

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

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

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

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

抱腹山

李克用爲中書詔復官爵

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爲右軍

中尉

觀軍容使

李茂貞初併山南兵衆強盛干預朝政宰相

杜讓能與重遂

及內樞密使李周謹等謀誅之師興

以嗣覃王戒不爲京西招

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錡副之

爲茂貞所敗

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

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興平

重遂

周謹

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

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

殺宰相韋昭度李磎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渡河討

汾岐二帥軍於渭北

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

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

駱全瓏與茂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

岐州

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

昭宗蒼黃幸莎

城

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

茂貞以太原問

罪乃誅全瓏

景宣

閻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

光化還宮內官景務脩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主搏有度量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

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

謨啟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搏

姦邪已爲敕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搏官賜

死於藍田道弼務脩亦賜死

流道弼驩州務脩
愛州並死灞橋

以樞密

使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

秉政而排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爲黨援

時帝嗜
酒怒責

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
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

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
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

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端
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邪

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
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十一月六日季

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

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於東宮季述手

持銀槌於上前以槌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

從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

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

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

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大不

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

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

臣卽召百官署奏肩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

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元門請對士皆

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

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卸杖畫地責帝

日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

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

曰陛下脅倦於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

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
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
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乃令李
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因少陽院

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銅其肩鏑

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
搜索天子動靜輒自季

述帝衣晝服夜浣下至筆紙
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

時方凝列嬪御無被哭聲

聞於外穴牆通食者兩月

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
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

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
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
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書
出尸十輦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役帝弟睦王十二月

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昭宗卽位改元天

復元年

胤言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
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

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
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

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賈示太上皇誥全忠孤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闖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是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即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季述未已萬槌皆進二命同死槌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僱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於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

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
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
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
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
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其
缺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
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
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尉韓全誨張宏彥樞密使袁
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
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
胤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
內宮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

衛爲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惟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叅掌樞密由是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日熾交亂朝綱此不翦其本根終爲國之蝨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卽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於秦漢趙高閻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

羣豎相推奄專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迴鑾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妬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仇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過於羈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卽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初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

朕五致播遷王畿之阯減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室妻言念於茲痛深骨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參預大政況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內經過并居停內使敕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內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

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
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
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內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皆
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
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卽令宮人出入崔胤雖復仇
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韓全誨張彥宏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爲
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胤曰
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展主右則
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

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宏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宏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宏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訶。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麩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

止是時全忠并河中盾爲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
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
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
同功卽詔并力令盾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
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
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
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
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諄宮中
禁索苛急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
開化坊依肩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

大衢長樂門外若邱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
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
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
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
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
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旣
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
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畫
盾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羣臣虛知
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

國然敢不勉旃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於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厭災於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尙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

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肩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於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負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郿坊成

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
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
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
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
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後
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俟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
攻東城焚橋鑿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
官以紆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
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他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
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

諱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鬪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炭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他日帝詔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

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惟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
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彈
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
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
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
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旣行又命
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元暉入衛二日茂
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宏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見勢
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

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宏易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元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旣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燹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

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
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
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
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
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
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於背而
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
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肩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
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
中灑掃肩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敕使

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煩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偃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寢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肩爭權外召強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

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宏云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
褊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新書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
軍容甘心焉而未溫篡唐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攘
姦人則大臣專王室早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
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洞刺乃然邪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九

列傳百九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孫至遠 至遠子畬 至遠弟從遠 從遠子巖 從新書增

薛大鼎

子克構 克勤

賈敦頤

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溫

兄知悌 子諤之

高智周

田仁會

子歸道

韋機

孫岳 景駿

權懷恩

姪楚壁 叔祖萬紀

馮元常

叔祖慈明 從新書增 從弟元淑

蔣儼

王方翼

子瑤 珣

薛季昶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爲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彞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伐具僚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滌洗汚風惟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

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天后
元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位方州或以
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歷
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錄其政術有聞爲之立

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新書序曰治者君也求其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

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
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成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
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
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
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
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未惟治人之
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因與對之得才否狀輒
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
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
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

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元宗開元時已解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矯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闕擇善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善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致政言長人不可輕授丞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安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勲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

於越嶺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

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

新書七州十五縣

授其豪帥爲

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

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旣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犝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庵守

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南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尋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

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
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
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
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
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隨
宇文化及至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
法曹參軍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
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驗

散騎常侍父政藻

新書宰相世系表
作政期政藻弟也

隋水部郎中大業

未充使淮南爲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尙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

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

廨舍開置屯田

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

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

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惟賫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爲廢朝

一日諡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

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

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紀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孤德榮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

長壽中爲天官郎中

遷天官侍郎

內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

則天擢令知流內選事

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

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或勸至遠謝其

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

爲昭德所銜因事出爲壁州刺史卒

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鄰

言其賢盧從愿尙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共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至遠子

畬

字玉田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厮養

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

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

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邑睦累

代同居每歲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

已老病畚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

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

毀卒於喪至遠弟從遠神龍初歷中書令景雲中歷黃門侍郎

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曰懿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執邊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

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崇

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

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

父粹隋介州長史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

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

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
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
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

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

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

公禎以大鼎爲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

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

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
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
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
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

害時與瀛州

新書冀州誤

刺史賈敦頤曹州

新書瀛州

刺史鄭德

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鑑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

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諡曰恭有二子克

構克勤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

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頗

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

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天授中官至麟臺

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

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

潔每入朝盡室而行惟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

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貴之有司

執不貴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
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
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居
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
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
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

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
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
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
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
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

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

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

不逢揚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

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間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中

誠款詔以其宅爲譚州仍拜爲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祐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

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
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
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
口減半國用虛空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
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
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
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
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
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
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

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爲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尙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爲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

字禮仁

許州鄆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

新書宰相世系

表義直陝州刺史知溫初爲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

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薩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薩不願遷移時將軍契苾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

知溫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獲後斛
薩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
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知溫四
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旣
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
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
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
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
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
知溫知溫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

辭不受党項餘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温累遷尙書左丞

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

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荊州

新書
幽州

大都督

諡曰忠

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尙書少子諤之

神龍初爲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

實封二百戶開元初累遷少府監知温兄知悌高宗時

歷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元以忠勤見表遷尙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旬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官至戶部尙書

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餘寇有功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

補越王府參軍

累補費縣

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

祕書郎宏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

常覆

奕誦碑無謬者

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

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受詔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

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

儀鳳初

同中書門下三品

遷太子左庶子

兼修國史

是時崔知溫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

與郝處俊監莅

俄轉御史大夫

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

累表固

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

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

諡曰定智

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勢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智周少與鄉人蔣子

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嗣微弱蔣侯

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

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

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

新書

名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

揚州大都督捷子列渙並進士及第列歷禮吏戶部三

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

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

帛不納惟取賤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

右散騎常侍

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

高氏殄

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列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

松栢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列子鍊渙子銖

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宏

陵州刺史襲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

曹累遷左武侯中郎將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

延陔數萬騎抄河內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陔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慰勞求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間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爲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巡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

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人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謚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

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聖厯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

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昔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社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碩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

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挾
聞知微人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累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尙方監加
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元
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旣
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
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驟除殿中少
監右金吾將軍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

諡曰烈

中宗親爲文以祭之子賓庭開元中爲光祿卿

韋機

新書名
宏機

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

州別駕機貞觀中爲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
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絕三年不得歸機裂裳
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
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悅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
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
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會
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
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
爲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
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

更有犯者卿卽鞭之不煩奏也上元中遷司農卿

太子宏薨

譔滿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元堂隄不容終具將更

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宏檢嗣作宏

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搏制禮

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 檢校園苑造上陽宮

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

省事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完朕

將更作奈財用何宏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借

常費積二十萬糶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

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

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

良久歎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

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

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廊廡直王城

外豈愛君哉宏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有

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

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橫恣機囚之

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
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醜流邊
州天后由是不悅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爲憲司所劾
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宮驛召機令白衣檢
校園苑將復本官爲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
卿事會卒子餘慶官至右驍衛兵曹早卒餘慶子岳

新書
名岳
子

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
安召拜尙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
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

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岳素不習武固辭遂任由
是忤旨左遷宋州長史歷海號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
名睿宗時入為殿中少監甚承恩顧及竇懷貞李晉等
伏誅以岳嘗與交往為姜皎所陷左遷渠州別駕稍遷

陝州刺史開元中卒於潁州別駕孫臯別有傳岳子景駿新書

景駿岳子弟舊書上文岳子名缺子字故以景駿為岳
子子案新書景駿子述舊書韋述傳述宏機曾孫則景
駿為宏機孫而岳
子弟矣當從新書

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
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
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水至隄而南無患水去而

隄北稱爲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
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
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
立碑頌德開元中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
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溫
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
取孝經付令習讀之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
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錢留連
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
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慇懃之甚也咸對

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觀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俗參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狹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爲便二十年轉奉先令未行而卒

子述自有傳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荊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元孫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宏壽大業末爲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

封盧國公卒諡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懷恩

初以蔭授太子洗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

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

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

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

卽日拜萬年令爲政清肅令行禁止

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前後京縣令無及之者後歷慶萊衛邢四州刺史洛州

長史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歷皆

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

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

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
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慙時議
以爲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

姪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
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迥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淑
陳倉尉盧玠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楊
楚劔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
襄王男號爲光帝擁左屯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逾
城而入踞長樂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
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

都楚璧並坐籍沒懷恩叔祖萬紀

萬紀

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慤愿聞

性強正好直言貞觀中

自潮州刺史爲

治書侍御史

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

奏言房元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以公事

奏劾魏徵温彦博等太宗以爲不避豪貴甚禮之

萬紀又建

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

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

既以言得進頗掉登自肆衆情懷懼微奏萬紀等罔大

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

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

得申况疎賤之臣故帝悟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

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

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

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遷尙書左丞

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爲御史中丞

封冀氏男

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

再轉齊王祐府長

史

齊王祐不奉法帝數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右長史

祐旣失德數匡正之

竟爲祐所殺

祐暉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卽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詔祐入朝祐恐與

所嬖燕宏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宏亮馳毅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殿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

語在祐傳祐旣死贈萬紀

齊州都督武都公

食千戶

諡曰敬子元福高宗時爲兵部

侍郎

馮元常相州祐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

曾孫也

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

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元蹙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

舉明經

調後

高宗時累遷

監察御史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士賴焉永淳中爲尚書左丞元常清鑒有理識甚爲高宗之所賞嘗密奏中宮權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及臨朝四方承旨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僞不可誣罔士庶則天不悅出爲隴州刺史俄而天下岳牧集乾寧會葬則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晝

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
捨器仗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
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
縣敕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
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
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賞之尋爲酷吏周典所
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閩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
喪未嘗寢於私室甚爲士類所稱

神龍中旌其家大器
忠臣之門天下高

其節凡名族
皆願通婚

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爲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爲神

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跡卒於祠部郎中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爲右屯騎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脇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

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爲巡察史劉祥道所薦擢爲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

幾令行禁止稱爲良牧

未隆二年
以老致任

永淳元年拜太僕卿

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貞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

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議誠以素
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
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
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
起子遊巖竟不能答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
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
卒於家年七十八

中宗以舊恩
贈禮部尚書

文集五卷

王方翼

字仲翔

并州祁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

武德初隨州刺史

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

裕妻卽高祖妹同安

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

其弟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貞觀中爲岐州刺史仁表

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尙幼乃與

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弃數年闢田數十頃修

飾館宇列植竹木

燎松丸墨

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

嘗夜

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

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

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

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

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

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

息號爲善政

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尙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

療視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

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

碾磴稅其利以養饑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

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芝產其地州人

爲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匄奏方翼爲

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實爲庭州刺史又築碎葉鎮城立

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域

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實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

失蕃戎之和永淳中車簿反叛十姓阿史那圍弓月城方翼

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俄而三姓咽麪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麪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

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

葉河無舟而水一昔合時以爲祥

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

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年詔徵方翼將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

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

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

屬綏州白鐵余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

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

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則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

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

都下獄遂流於崖州而死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子

珣王拱傳作珣新書王方翼傳作輿珣璿並知名珣璿開元中皆為中

書舍人珣至祕書監珣字伯玉與兄璿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

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詔問刑

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毫

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
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爲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
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元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珣
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祕書少監數年而珣繼職終右散
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錡自傳
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璠子錡自有傳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

史

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

頻按制獄稱盲累遷御史中丞萬歲

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不利奏言賊

徒熾盛常有虵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昶按驗其狀便爲

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

或傳季昶獲爲味虛

答辱故深文報怨

又有藁城尉吳澤者貪虐縱橫嘗射殺驛使

截百姓子女髮以爲髻州將不能制甚爲人吏所患季

昶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風懾懼然後布以
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
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
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
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
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有
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

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

御久視元年

季昶自定州刺史入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
無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陝二州刺史長安末爲
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爲政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

兄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時季昶勸敬暉等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昶亦因是累貶出爲荆州長史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之儋州懼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薛季昶行事至是邪因自製棺仰藥而死葬昭州睿宗卽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同汲黯之強直屬醜正操衡除其異已橫加竄責卒至殞亡言念忠寃有懷嘉悼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九

三

